

传统节日可以这么玩，奇妙游 重新定义节日晚会

以作家之名，直面历史，直面现实。

邵琦莲

电影《柳青》最近在国内上映，在当前这个商业化时代，拍摄一部在中国电影界近乎稀缺的作家传记电影，需要一种情怀。

对于作家柳青，观众可能是陌生的，也是好奇的。电影《柳青》是以作家之名，直面历史，直面现实，弘扬热爱土地、热爱人民、热爱艺术、热爱真理的平凡而伟大的精神。

电影以柳青创作《创业史》前后为背景，生动呈现了农村走合作化道路时期人的心灵与人的命运，有理想主义的热情，也有艰难曲折的思索。对于那段辉煌而苦涩的历史，电影没有夸大，也没有回避，在温情感人的思索中始终给予诗意的、理想的、光明的指向与期待。

我们不能只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。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。电影以影像回答了谁是柳青、为什么是柳青的问题。

柳青是以《创业史》而著名的人民作家，也是扎根农村14年的书记。他有着丰富广博的文学知识、革命经验、世界眼光，在时代的召唤中，在对人民的爱中，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和优越生活，和家乡的农民生活在一起，穿着农民的衣服，剃着农民的光头，咀嚼着农民的话，理解着农民的心。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金黄的稻田，碧绿的原野，父老乡亲的面容，暴风雨中的泥泞，和柳青饱含泪水的目光深情交融，叠化成一种感人的社会风景。

电影讲述了一个作家过去的故事，也讲述了一种并未成为过去的精神。柳青的精神是个人的，也是时代的。电影所塑造的柳青是一个作家，也是一种精神，一种热爱人民、奉献人民的良知与风骨。

以百姓心为心，从实际出发，实事求是，无论在什么时期，都不为名利所诱惑，都不为风浪所裹挟。凡是百姓的事情都得管，这是柳青的心声。

电影中这样一段场景与对话，当梁生宝的原型、农业社主任王家斌接到亩产三万斤的任务时，他扔掉了黑旗，说这怎么可能？柳青说：你们干得还好呢，你俩记住，以后能办到的事尽量办，办不到的事就不办啦！王家斌因为皇甫村产量没有达标而被批评时，他很委屈：你总是说要实事求是，我们实事求是老受批评，人家不实事求是倒受表扬，我想不通！柳青耐心地说：家斌，你说我们实事求是是为啥嘛？王家斌硬咽道：不就是为了大伙吃顿饭嘛。柳青安慰他说：我们做工作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，又不是为了表扬，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。

柳青了解农民，体贴农民，人民至上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口号，一个政策，而是一种实际，一种必然。即使个人无法左右时代，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以个人之力挽救时代的迷失。在大炼钢铁的暴风雨中和乡亲们抢救玉米，在遍地的泥泞中推车艰难前行，是曲折的隐喻，也是前进的表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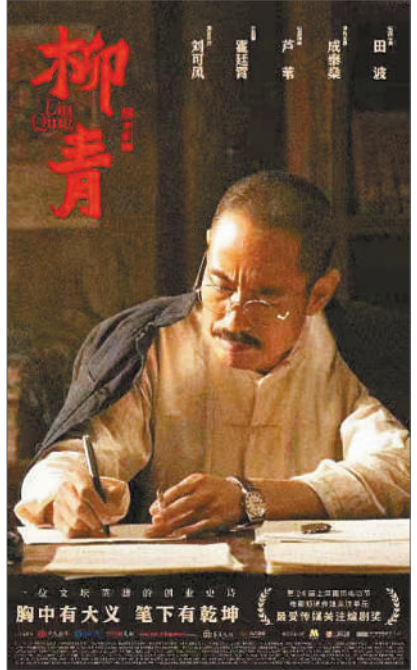
在艰难的时代，良知必须以风骨来坚守。作为坚定的革命信仰者，面对席卷而来的社会浪潮，柳青是清醒且谨慎的，小心维护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与作风，他长期深入生活、扎根农村，对创作呕心沥血。

对于质疑，柳青的回答是：什么是正义？身为一个作家，对老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，整天待在屋里闷头瞎编？那才是不务正业。我的创作就是要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写下来，这就是我的正义。

柳青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。被造反派关进牛棚，遭受审查，妻离子散，柳青忍受着时代、个人的病痛与委屈，对原则问题小心翼翼，始终不渝。在电影中，柳青慢慢躺下，低声说了一段话：我要是认了，我就不算是柳青了。我不能，我不能拿我33年的党龄开玩笑。

对于柳青及其时代的光荣与苦难，电影的美学风格是温情的现实主义与温和的理想主义。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倾诉，在虚化与留白处理中留下了想象与思想的空间。在个人与时代、现实与理想、悲剧与诗性的交融中，有唯美的建构，有温情的思考，有动人的眼泪，有光明的指向。

历史需要铭记，精神需要传承，致敬柳青，感谢《柳青》。



《七夕奇妙游》之舞蹈《龙门金刚》

洗发、梳妆、染指甲、投针验巧、祭拜织女星、穿针乞巧等等传统习俗在《给女孩》这首歌中得到展现。器乐节目《破阵乐》则以花木兰为主角，大漠铁骑，群山可撼，呈现了女孩的另一面，网友们此时也在弹幕上开启了边塞军旅诗接龙大赛。

七夕也是一个和宇宙星辰密切相关的节日，古人说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今天的中国人已经真的能驶向星辰大海，探月工程名叫嫦娥，中继卫星名叫鹊桥。《七夕奇妙游》在主题曲《为自己鼓掌》中，为传统节日赋予了航天故事的时代新义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，而这，就是历史与当下呼应的浪漫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每逢佳节也必有晚会。在80后、90后的童年记忆中，节日晚会就是一场舞台上的表演，几十年来的进步，也非是日化道越来越精致，舞台效果越来越高科技。而奇妙游系列，重新定义了节日晚会的概念。

它将晚会的表演舞台，从室内搬到了广阔天地，不仅在石窟、书院等外景地，还在天上、水下，甚至是绿幕前，结合数字技术创造出一个难辨真假的梦幻世界。

晚会的节目构成，不再是一个个节目的接连，而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《七夕奇妙游》讲述了在2035年，女宇航员唐小天回到唐朝洛阳，结识了医药世家出身的唐小竹和说书艺人唐小可，可在她们的带领下度过了一个特别的七夕节。

年轻人观看晚会的方式，不再是端正正坐在电视机前，按照顺序耐心地看完整台晚会。他们手上，握有选择、跳跃、快进、暂停、退出的权力，对节目内容还有实时评论的参与权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弹幕已经成为一台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器乐类节目中，有人科普每种乐器的名称和来历，舞蹈类节目背后的文化内涵，不用节目制作者解释，自然有观众一一分析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每当奇妙游的节目过半，就有弹幕提示，进度条要撑不住了。六七个小时、半小时左右的时长，和传统节日晚会相比无疑是偏短的，每次都让观众意犹未尽。但轻盈的体量，既给观众留下了期待下一次的念头，也让晚会易于在互联网传播。几乎每个节目剥离出来，都是一个可独立传播的精彩短视频，整台晚会也能在地铁通勤路上戴着耳机欣赏完毕。

据说几趟奇妙游下来，节目中出镜的几个河南旅游地，都吸引了不少溯源而来的年轻游客。他们的旅行方式，是真的文旅融合。

传统节日是先人智慧智慧和文明绵延不绝的综合载体，多种元素构成了一个丰润的传统节日。我们过节，有音乐、有舞蹈，有仪式、有游戏，有美食、有华服，传统节日活起来，节日晚会持续打动年轻人的心，复活，将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氛围。

话说一个多月后就是中秋节了，观众都准备好了，奇妙游，请继续。

大尺度的《扫黑风暴》 再次印证真实的力量



《扫黑风暴》剧照

沈杰群

得知中央督导组要进驻本市，一个为失踪丈夫上访申诉14年之久的女性，决定去拦车。她跪在马路上手举摄像机，等待督导组的车。然而，先靠近她的是辆环卫洒水车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这个举报人被杀害了。凶手处理血迹的时候，洒水车还响

都市剧的 真实感，可能不是纪录片式的真实，但一定是 生活逻辑的真实。

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导演李漠 :陷入故乡和他乡之间



导演李漠(中)和演员在片场。

个女演员帮助他去说出一番话，然后把这些话总结成剧本，再进行拍摄。李漠很羡慕这样自然从容的创作流程，毕竟他们平时只能拿着剧本和演员聊，现场解决台词问题。

但李漠自己采用的创作方法是，在剧集筹备期就努力让周雨彤、任素汐、孙千、金靖这4个女演员熟悉起来，安排她们一起吃饭、唱KTV等，尽量走得近一些。人与人之间距离感是需要被拉近的。她们是朋友了，那戏里的朋友戏就不用演了，很幸运的是她们真成了朋友。

4个姑娘在片场经常会开心地玩成一团。演员们放松、生活化的创作方法，还促成了很多灵光一现的即兴创作。不少台词，演员是很照自己习惯的风格说，还会随性加词。

有一场纪南嘉讨债不成功喝醉的戏，她坐在车上和欧阳说了一句：你就应该待在喜欢的地方，你要不待在喜欢的地方，你图啥呢？李漠说，剧本原词写得要更文艺一些，但演员直接用口语化表

达给说出来了，李漠觉得更好，因为这才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真实生活的语言。

李漠觉得，都市剧的 真实感，可能不是纪录片式的真实，但一定是 生活逻辑的真实。

找准生活逻辑的心思，细腻贯彻于每个精心打磨的细节。

例如，《他乡》里的闺蜜们关系亲密，但各自的租房分散在城市不同角落，这和往昔很多闺蜜剧姐妹必住同一屋檐下的设定截然不同。李漠说，这就是尊重现实成年人生活逻辑的一个考虑。

因为是好朋友，所以不希望走得太近，让彼此失去一层安全的距离感。正因为是好朋友，很珍惜，所以不希望被鸡毛蒜皮的小事、生活习惯的差异消磨大家的情感。他认为，在这样一座大城市，大家工作地点和领域不同，住一起未免显得奢侈，只要周末相聚就足够了。

亲人和闺蜜挖掘胡晶晶自杀的真相，是贯穿《他乡》的线索。这个带有悬念的设定，会让观众想起李漠之前执导的悬疑剧《女孩们在那年夏天》。在那部剧中，5个女孩儿中有一个女孩儿忽然离开人间，其他4个人一直在追查，追问谁是害她的人。

但李漠觉得，之前那部作品是留有遗憾的，自己也吸取了一些教训。教训是自杀这件事情不应该去追责，因为你追不到，而且奔着追责的故事会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表达。

因此，在早期做《他乡》的剧本时，主创团队就明确了一点：寻找胡晶晶离世原因的这条悬疑线，不是为了追责，而是为了还原她生前的状态、生活面貌，是为了让大家释怀。

同时，李漠想表现的是，其实胡晶晶有那么多

大家并不知道的秘密，我们关心好朋友了吗？

在大都市里，很多看起来好像很熟悉、很亲近的朋友，因为生活的变化而离得越来越远，对彼此实质的关心变少了。很多朋友没有那么常联系，你打个电话问他（她）最近怎么样，对方会说挺好的，说不好又有啥用呢？所以对对方大概率不太会说。

《他乡》描绘了北漂青年的群像。北漂之人，免不了陷入故乡和他乡这两者的拉扯、纠缠。

生于青岛的李漠，在北京生活了20年左右。他认识的很多北京哥们儿，看似谈吐举止京味儿浓重，但去家里玩才知道，父母可能是外地人。这一点小观察，也被主创融入《他乡》的创作中。剧中本土生长的北京男孩沈子畅，母亲口音却明显是江浙沪一带的。

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来到这个城市漂泊的人远不止我们这一代，可能上一代、上上一代就已经来了，他们已经慢慢变成了北京人。

李漠坦言，直至今日，身处北京也依然会有漂泊感，毕竟这座城市不是故乡。但在他认知里，北京早已成了一个家。

在内心深处的认知层面，故乡与家或许没有错位，但并不矛盾。

对我而言，什么是属于北京的。我去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城市，任何风景优美的地方，我会觉得人家那儿挺好的。但是每次从首都国际机场T2、T3航站楼下飞机，坐上出租车行驶在机场高速上的时候，我都觉得，终于又回北京了！回家了！那个感觉很奇妙，北京明明不是你出生的地方，但又是全世界你感觉最亲切的地方。